

為什麼要多讀紙質書

葉梅

電子書籍的版權問題也較為複雜，一些優秀的作品可能因為版權而無法在電子平台上傳播，難以在這樣的平台上與讀者見面。

助於青少年的成長，更能給家庭和美帶來滋養。

又到了世界讀書日，城市和鄉村都在以各種方式回應這個世界性的呼喚：「走向閱讀社會」，讓讀書成為人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希望散居在全球各地的人們，無論你是年老還是年輕，無論你是貧窮還是富有，無論你是患病還是健康，都能享受閱讀帶來的樂趣，都能尊重和感謝為人類文明作出巨大貢獻的文學、文化、科學思想大師們，都能保護知識產權。」

當人們重溫世界讀書日的主旨宣言，同時激起更大的讀書熱情時，又不約而同會談到閱讀方式的變化，在信息如潮水般湧來的今天，我們獲取知識與資訊的渠道已變得令人目不暇接。輕點屏幕，電子書籍、網絡文章便紛至沓來，然而，究竟是滿足於快捷的碎片化閱讀，還是耐下心來捧讀紙質書？在我看來，二者都可選擇，但若論善讀書，讀好書的妙處，的確還是多讀紙質書為宜，這或許不僅僅是一種閱讀方式的選擇，更是对本真的相守，對人文的廣續，對心靈的默默滋養。

當我們打開一本紙質書，首先觸碰到的是它真實的質感。封面的紋理，或是光滑如鏡，或是粗糙質樸，都有着書籍獨特的味道。指尖翻弄書頁的聲響，便有了書與讀者的勾連，在那樣的觸覺中一步步走進書中的世界，這種與書籍的親密接觸，是電子閱讀無法給予的。我家裏存有多年購置的書，還有許多朋友相送的書，滿滿的書櫃是家裏最大的財富。那些泛黃的書頁，散發着歲月的氣息，也夾帶着我曾經閱讀的記憶。翻開書頁，會發現當初閱讀時留下的劃痕，摺疊的印跡，還有些許點評體悟，自然勾起人的種種思緒。而那些不斷增添的新書，可以看到隨着印刷業、出版界的精進，書的裝幀越來越漂亮醒目，書的內容也更是五花八門。在書海中的遨遊，讓人穿越時空，又覺

真實貼近。而在電子閱讀中，是很難獲得這樣真切的情感體驗的。多讀紙質書，有助於深度的思考。一本書在手，可以自由地翻閱，若有不明白之處，盡可以翻來覆去，細細品味。紙質書的排版和布局，還能讓讀者成竹在胸，對書籍的整體結構有直觀清晰的認知，進而生發更深層次的思考。同樣是閱讀一部經典文學作品，紙質書能夠讓讀者沉浸在精心構建的世界中，細緻全面地感受人物的情感起伏，領悟作品的內涵和意韻。而在電子設備上閱讀，可能會因為頻繁的消息提醒，各種信息的推送，廣告的干擾，打斷讀者的閱讀思路；同時也因為快速的閱讀而錯過許多耐人尋味的細節，消解書中原本具有的思想。碎片化的閱讀，雖然能在一時快速獲取大量信息，卻難以使人進行深度的思考，理解文字背後的深層含義。

紙質書作為文化的重要載體，承載着人類文明的智慧結晶，從古老的竹簡到典雅的線裝書，再到現代的平裝書，紙質書見證了人類文化的發展歷程。每一本紙質書，都可以說是一個時代的縮影，反映了出版之時的社會風貌、思想觀念和文化特色。在圖書館和博物館中，收藏保存有許多珍貴的古籍善本，這些紙質書不僅具有極高的學術價值，更是民族文化的瑰寶。通過閱讀這些紙質書，能夠與古人對話，了解先輩們的智慧和創造力，感受中華文化的博大精深。同時，紙質書的製作工藝，如印刷、裝訂等，也是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保護和傳承紙質書，就是保護和傳承人類的文化遺產。與之相比，電子書籍雖然在傳播信息方面具有巨大的優勢，但它們的保存和傳承面臨着諸多挑戰。電子設備的更新換代速度極快，數據格式也在不斷變化，這使得電子書籍很容易因為技術的原因而丟失或損壞。而且，

善於讀書的人都能體會到，讀書是一種高雅的享受。在一個安靜的午後，泡一杯香茗，坐在窗前，翻開一本心儀的書，陽光灑在書頁上，自然是十分愜意的。或是窗外細雨紛飛，雪花飄飄，而與書相伴，也均是人生愉悅的時光。在這樣的氛圍中，讀書人能夠忘卻外界的煩惱，沉浸在書的世界裏，享受閱讀帶來的無限樂趣。這種閱讀氛圍的營造，無疑也是一種修為。對於青少年來說，從小接觸紙質書，感受閱讀的魅力，能夠在他們心中培育出閱讀的種子，受益終身。而在電子閱讀環境下，孩子們更容易被電子設備上的遊戲、視頻等吸引，難以培養出對閱讀的熱愛。紙質書可以成為家庭文化的一部分。一個擺滿書籍的書架，是家庭文化底蘊的象徵，也是家人之間溝通交流的話題。一個家庭若多一些這樣的話題，不僅有

此外，對於那些需要長時間閱讀的人來說，選擇紙質書可以有效緩解視覺疲勞。長時間盯着電子屏幕閱讀，會對眼睛造成極大的傷害。電子屏幕發出的藍光，會抑制褪黑素的分泌，影響人的睡眠質量，還可能導致近視、乾眼症等眼部疾病。紙質書的閱讀則相對更加健康，不會產生藍光，對眼睛的刺激較小。而且，紙質書的閱讀比較自由，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選擇閱讀環境，調整姿勢和光線，讓閱讀變得更加舒適。

我常常遇到有朋友問，今天的電子閱讀在信息傳播、便捷性等方面具有不可忽視的優勢，你看地鐵裏，公交車上等一些公共場合，很少看到有人讀紙質書，人們都是在低頭刷手機，那麼今後電子閱讀會不會完全取代紙質讀物？

我想是不會的。紙質書依然有着不可替代的價值，它是文化傳承的忠實載體，能為讀者帶來客觀的情感體驗，以及沉靜的閱讀氛圍和健康的閱讀方式，從而進入深層的思考空間。在這個快節奏的時代，讓人們放慢腳步，多讀紙質書，在書香中尋找內心的寧靜，在閱讀中汲取智慧的力量，實際上，是非常必要的。

在世界讀書日裏，呼籲多讀紙質書，珍惜與紙質書的相伴，讓這份美好的閱讀體驗，更多地成為大家喜愛的一種生活方式。



▲世界讀書日到來，人們參加豐富多彩的閱讀活動，與書香為伴。

七日談

(北京篇)

閱動全城



黛西札記
李夢

一年一度的香港「全民閱讀日」又來。

最近在小紅書等社交媒體上，見到不少與香港閱讀有關的貼文，有些介紹香港出版總會在沙田新城市廣場主辦的「全民閱讀+」系列展覽和作者分享活動，有的關心來到書店打卡能拿到怎樣有趣的新創小禮，還有的在街邊偶遇裝飾一新、色彩鮮亮的閱讀漂書車，並與它開心合影。可見如今香港全城閱讀氛圍，在政府和業界共同努力下，日益濃厚。

全民閱讀說來簡單，真正落地，則考驗耐心和智慧。在AI大行其道的當下，閱讀應該如何普及和推廣？在我看來，「潤物無聲」和「涓涓細流」最是重要。不論在城中生活多年的市民，或是初來乍到的遊客，在商場見到和「讀書」有關、兼具知識性和互動性的展覽，或是在書店遇見心儀的作家、媒體人，又或是在社交媒體平台上和同道好友熱烈討論起剛剛參與的一場明星作家分享活動，都不免覺得自己正身處的城市空間，因了這些光亮的交匯和靈感的碰撞，而變得異常生動而可愛。

我們常常說文旅融合，如欲做到「一加一大於二」的效果，必不能流於表面，而應要潛下心來探掘和研

究。現在互聯網發達，資訊極大豐富，相應地，人們的注意力極易被分散，一個話題可能熱度維持不到二十四小時，就被另一個取替。當下，閱讀的形態在變，載體在變，不變的是不同地域的人們求知與求美的渴望。如是情形下，對於出版文化從業者來說，與其追趕似乎永遠也追不上的潮流，不如轉身，成為議題設定者或話題製造者，將受眾的關注和興趣，從無到有地「創建」出來。所謂「距離產生美」，我們既要明白熱點在哪裏，也應主動地與熱點保持適當的距離。也許只有稍微抽離一陣，才會發現那些被熱鬧遮蔽的靈光一現，恰就在你我身邊。

文創產業考的是創意，最忌是人云亦云。就像我們在香港推廣閱讀，如果不知細閱香港在地文化地景和發展淵源，而只是複製其他地方的做法，或許能在短期內抓住人們的瞬時興趣，長遠來看，注定是無源之水。香港文化特色鮮明、歷史也久長，這座城市曾接納海內外文學名家在此落腳，也曾見證現當代藝術的風格流轉於創變。在此厚重與多元的滋養下，閱讀的種子栽下，不必急，讓她慢慢長，必能開出與別不同的花來。

▲在沙田某商場舉辦的「全民閱讀+」主題展覽



英倫漫話
江恆

今年英國作家簡·奧斯汀誕辰二百五十周年，在她的家鄉巴斯會舉辦一系列慶祝活動，圖書出版商也藉機重新打造她的經典作品，希望能吸引年輕一代讀者。簡·奧斯汀在小說《傲慢與偏見》中有句名言：「我敢說，沒有什麼比閱讀更有趣了！人們對任何東西的厭倦，都比對一本書的厭倦來得快得多。」但她的書對Z世代年輕人來說，同樣具有吸引力嗎？要知道，相比紙質書，Z世代更熱衷電子讀物，喜愛的題材多以現代科幻和浪漫愛情為主，如莎拉·馬斯、科琳·胡佛等暢銷書作家的作品，對古典文學的興趣卻很有限，在他們看來，這些書通常外觀老土，內容晦澀，毫無時尚可言。

如何讓年輕人愛讀古典文學，一直是出版商思考的問題。英國企鵝蘭登書屋旗下的海雀圖書（Puffin）早前宣布，推出一套針對年輕讀者的簡·奧斯汀小說新版本，儘管故事內容保持不變，但封面採用了人物卡通插圖，充滿「浪漫、邂逅和情侶」等風格。比如，小說《曼斯菲爾德莊園》新封面上的一個女性插圖，與美劇《權力的遊戲》中艾米莉亞·克拉克飾演的角色驚人相似。用布克文學獎提名作家布蘭登泰勒的話說，「他們把小說中范妮·普萊斯變成了電視劇中坦格利安家族的一員」，而這類元素符合網絡時代青少年的口味。此外，成立於一九四七年以出版古典書籍聞名的會員俱樂部 Folio Society，也嘗試改變設計風格，

老樹新花

新書採用彩色紙張、紋理書脊和插圖等，大受年輕人歡迎。

與此同時，出版商在推廣策略上也努力貼近年輕讀者心理。簡·奧斯汀的「第一印象」系列六本圖書於今年三月出版，每本都會由一位受歡迎的青少年浪漫小說家作序。例如，暢銷書《男友的素材》的作者亞歷克西斯·霍爾為《勸導》寫序，並將主人公安妮和溫特沃斯上校描述為「真正的靈魂伴侶」，而暢銷書《楓山》系列的作者漢娜·格雷斯在談到《理智與情感》中的埃莉諾時寫道：「我敢打賭，她最喜歡的泰勒·斯威夫特的歌曲是《This Is Me Trying》」。有書商形容，對於年輕一代來說，即使是那些主要使用電子閱讀器的人，他們也樂意花錢購買自己喜歡的紙質書籍精彩版本。

更為重要的是，出版商也在積極嘗試「破解」BookTok的流行趨勢。一方面，BookTok的變化難以預測，比如去年十九世紀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白夜》突然成為暢銷書，受到Z世代的熱情追捧，這也顯示有些古典文學在年輕人中仍

有市場。另一方面，BookTok對年輕讀者的影響力驚人，那些擁有龐大粉絲群的人對小說的推薦，可以輕鬆飆升書籍銷售量。而普通讀者們競相拍攝趣味影片推廣愛書，那些短則不足十秒、平均長度不超過一分鐘的短影片，同樣能帶來幾十萬冊銷量。例如米勒的奇幻愛情小說《阿喀琉斯之歌》推出一個新版本時，BookTok上的一段用戶「拆箱」影片迅速走紅，吸引了大量追隨者，點擊量逾二百萬次，新書幾周之內就銷售一空。

事實上，BookTok作為TikTok上致力於提供圖書相關內容和推薦的平台，目前被廣泛認為可以促進整個出版業的銷售。出版商協會的最新研究表明，BookTok成為影響Z世代閱讀習慣的重要因素。在對兩千多名十六至二十五歲年輕人進行的一項調查中，近百分之六十的人表示，BookTok幫助他們發現了對閱讀的熱情。

不過，有出版商對過度取悅年輕人的做法表示懷疑，指有新瓶裝舊酒之嫌。但也有出版商樂觀看待，認為將古典文學與現代審美相結合，能吸引新一代讀者。比如去年倫敦Waterstones書店舉辦的BookTok節上，簡·奧斯汀的《傲慢與偏見》入圍了復興類作品決賽，顯示她在網絡時代仍不乏擁護。用評委的話說，簡·奧斯汀讓每個人都能駐足欣賞她所創造的美麗世界，大家會發現，我們與過去的共同點比我們想像的還要多。

▲英國企鵝蘭登書屋旗下的海雀圖書（Puffin）推出針對年輕讀者的簡·奧斯汀小說新版本，封面採用人物卡通插圖。



尋夢記（四）

授。紙上寫着四個字：夢遊清華。陳寅恪大家也。當年應聘清華教授，既不出梁啟超的推薦信，亦無「洋文憑」，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正在考慮，正巧清華要對新入錄的文理科學生出題目考作文。要求題目一目了然，又適用於文理兩科學生，且一文試高下。梅校長交代給陳寅恪，可以考慮再三，因是試題故請保密。當梅校長說完要考時，陳寅恪把試題已寫好，反扣在桌上，早梅校長一起起身告辭。梅貽琦大驚，走過來，翻開扣在桌上的紙一看，驚喜異常，當即表示請陳寅恪入清華任教。

民間有語錄：酒後吐真言。其實酒後多狂言，多演戲，酒後的話無真話。馬連良先生唱過的「蔣蔣盜書」就是一例。但夢中的話皆真話。不騙人也不騙己。痴人說夢，非惡語。傻人無假，夢是真夢，你以為是傻人說傻話，其實是你不懂夢，焉知傻人之傻夢不是三百年後的真人真事真景？記得電視劇《潛伏》中有這樣一段戲詞：一位潛伏在敵人心臟的臥底，在夢中說了一句，「把茶葉交給克同志。」就這一句夢話，使潛伏至深的一張地下網被無情破獲，四位同志犧牲。這是一件真實事件。以後一些反諷機關便開始專門研究夢，研究怎樣

識別夢，怎樣讓人說夢話。研究認為，大腦是「收藏記憶的圖書館」，而夢是「圖書管理員」，它把重複的記憶放在同一個書架上，把不太使用的記憶放在書庫的最裏面，在睡眠中進行分類。任何進入大腦的信息，它都會收藏起來，整理出來分門別類，人不可能改變它，刪除它，這些信息都是真實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不用強迫去重複它，敘述它，偽造它，夢會一字不錯地反映它。在夢面前，人絕無秘密可言。「余則成」可能將永不復存在。

可能在不太遙遠的將來，每件事、每個人都可能是透明的，夢是七彩的，也是無私的，也可能是可怕的。

(全文完)



市井萬象

杏花盛放

近日，哈爾濱工程大學杏花長廊內粉色的杏花競相綻放，吸引眾多市民、遊客前來拍照。每年四月下旬至五月上旬，校園內的杏花盛開，成為城中春季賞花的熱門地點。 中新社



閒話煙雨
白頭翁

陳寅恪大家也。當年應聘清華教授，既不出梁啟超的推薦信，亦無「洋文憑」，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正在考慮，正巧清華要對新入錄的文理科學生出題目考作文。要求題目一目了然，又適用於文理兩科學生，且一文試高下。梅校長交代給陳寅恪，可以考慮再三，因是試題故請保密。當梅校長說完要考時，陳寅恪把試題已寫好，反扣在桌上，早梅校長一起起身告辭。梅貽琦大驚，走過來，翻開扣在桌上的紙一看，驚喜異常，當即表示請陳寅恪入清華任教。